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八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李大綬

蘇平仲文集卷八

明 蘇伯衡 撰

記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滸不踰閾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為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

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昃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没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剥而下者

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華而毨者毻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寓乎形理寓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槖籥焉以

理為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為槖籥為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巳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巳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巳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

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輙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為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徐子潛嘗作書舍于順昌縣之平村山實以家藏經史子氏之書釋耒則却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比由進士為主簿黎之義烏請追為記余以謂自孔子没

歷秦漢魏晉以至于宋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儁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衆求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濟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斡旋而到于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覿見聖人亦不過儁其術讀其書而

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爲已之爲務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衆楚人中之一齊人何異乎而況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効則非若百家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茍徒知尚儒

者之學而不能致真脩實踐之功何以收深造自得之妙於真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之習雖誦説聖人之言難乎免於陰用百家異端之術以干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徼近効以塞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學其可不為巳乎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纘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尚論關洛之統緒有所托乾淳之師友有所据李先生之功蓋莫大

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為已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固李先生之闕里順昌延平屬縣子潛生其間濡染其流風不猶身親受教於先生之門與聞言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矧子潛氣麗而質厚志確而習美蓋可與有為者誠念夫世之忘本趍末而足以干譽欺世者非先生之學也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則其為學也斯䆗矣而其於道也將一

蹴而至矣而余何足以知之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廬陵劉氏家有堂曰水竹居自宋季稱之矣盖水竹先生之所居扁之者丞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棠擢咸淳已巳進士第授某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不上而歸隱於郡西青塘之上信國與先生友善其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青塘愛其居水竹之勝徘徊久之大書扁其楹然後去門人因以為先生别字好事者復繪為

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于冦扁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彦中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門祚升降之機棟宇不興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即故址重構焉於是其友周君思中為請於余曰幸為記其興復之自繹張前人之美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謂愛夫區區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姱節雅量使人即之而愛慕者未易以形容夫淇澳

之竹美衛武公者托焉萬頃之波美黄叔度者托焉今雖莫知所以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尚亦比德之義也夫不然惟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之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知先生即信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之澤不可斬也堂如之何其可不復也宜乎彦中汲汲焉興作之為務也以余覲於彦中其除瓦礫而事構築也豈曰以為一家之美觀云

乎亦曰我祖之覆燾我後人者固有出於斯堂之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嘗往來乎其間今舊觀云復凡我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奥尚相與思其平生以想見其人仰夫榱桷不啻若覿夫儀形競於學問與於德藝使詩禮纉承衣冠引翼則氣習之永存風猷之不泯書所謂無遏抑前人休光者其殆庶幾乎於戲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豈徒一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哉遂不辭而為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郡城之脩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兵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清惠公之所作也公諱大性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夏以寶謨閣直學士出守於吳寧宗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即鄉郡作堂以侈上賜焉蓋李氏唐宗室世家四會居南昌者自清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積中起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昌因

家焉殿中生衛尉丞良弼衛尉生户部郎中知徐州安國户部子七人清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寶謨閣學士封豫章郡侯次大理知真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鎮朝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為公為侯先後相望亦盛矣哉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為之君者何如其喜形于宸翰以寵異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光昭世德

剟可以已乎今國子正宗順清惠公七世孫也伯衡辱與為僚因得覯其家乘考其顛末宗順謂堂未有記請追記之伯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竊聞之故家右族雖不復傳珪襲組而氣習之僅存風聲之末泯猶不失為能世其家固已難矣況於衣冠之蟬聯奕葉如李氏者匪直保其氣習續其風聲而已豈不尤難乎哉此其所恃以庇覆必有出於堂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其時功

名富貴與公等者為不少矣計其第宅之鉅麗傑特百倍於公之堂者其豈少邪今欲求其彷彿但是荒墟廢址荆棘生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嘉定辛未至今洪武庚戌一百六十九年變故之荐更而公之堂翼然其後人世居之居之者又有文學位望若宗顒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也噫莫為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為於後雖盛而不傳李氏世子孫其無忘爾祖之芘覆哉

安遇堂記

錢塘姚志道作安遇堂於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善先生求余文以記進善亟稱志道之材之美年且踰強仕矣而名不登於朝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誦曰使吾隱約以終邪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邪吾何知焉吾知惟吾所遇安之而巳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獨與顔淵而羣弟子不與也然則惟遇之安固君子之當務而豈易能哉吾何

敢自以為庶幾抑將盡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榜其堂曰安遇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繄予焉是望余嘗慨夫天下之士居則願華厦衣則願文繡飡則願膏粱於是賤干貴貧慕富以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臨事計議其美惡而就避之素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時乃有若志道者以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苟不戚戚於心不汲汲於外則他日之所處雖位之卿相祿之萬鍾豈不頺乎至順哉其度越人也遠矣則余

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請烏得已於言乎昔者聞之當為而為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命存乎天義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命也我何所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寘欣戚於其間則義所當為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之謂安遇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傅説若周公非安於遇何以

傫然漁于河濵耕于莘野築於傅巖而不以為辱也巍巍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為榮也卒然遇風雷而不知其為變也紛然致流言而不知其為禍也仲尼顏淵則不遇以終已畏于匡絶糧於陳居於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天下而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安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賢遇無不安者非安於遇也

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自異耳焉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義命者其孰能之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以一人之心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以處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變相遇而不失其素者幾希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所學者嘉志道之有志故因進善之請而以告志道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
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為吾記之者敢屬
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為勝地九龍之山
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為美而以
節義自脩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
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
知其然也士之出於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
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

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饑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禄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為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内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伉志羣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

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趍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實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教化不行士鮮不為習俗所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為重輕而求之者隳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姁姁以為容詹詹以為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為務平居莫肯直道以

事上緩急遂至蠹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禮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録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爾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

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為節為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斡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為歉大塞天地而不為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為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為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

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茍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吾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孫

惠卿請伯衡追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嘗獲拜其履舄喜惠卿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晚陋辭而為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扇有虞氏之敦兌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况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爵武丁之卣伯乙之罍

楚姬之寶盤仲始義母之匜崇之磬離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近古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尚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鉅貲雖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必鉅貲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恒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為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尚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待勢不假力不待

賢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心而皇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莫不希古之聖賢顧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惑亦甚矣夫存其恃勢假力待賢者而不存其不恃勢不假力不待賢者不過一好事之豪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乎賢者以其

能存皇王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釜崇鼙楚盤殷爵夏璜和矢垂弓兑戈虞敦之為古也則存之而不知莫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敦兑戈垂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盤崇鼙離釜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

家古物雖無一焉不失為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焉不免為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上都學正八遷而為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為榮祿大夫始終一節為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片言悟時宰使之灼知大義滅親為當務而力佐人主竄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微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既以之發身又將以貽

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為存以誇示於衆者可得而比乎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為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尚亦無愧哉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后稷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為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圭猗頓陶朱者也古之善貨殖者白圭猗頓陶朱而已矣不

師之不足為良賈為弓莫不師揮為鍾莫不師倕為車莫不師公孫氏為宫室莫不師公輸子揮也倕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為弓為鍾為車為宫室者也師之而后足為良工於戲農賈百工然矣孰謂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及古之人乎周有史籕秦有程邈李斯漢魏有蔡邕張芝皇象鍾繇之屬晉有索靖衛瓘卞壼張華謝萬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褚遂良薛稷歐陽詢虞世南柳誠懸顔真卿韓擇木李陽

冰之華宋有蔡襄黄庭堅米芾張有吳傳朋之徒皆書之善者也吾之於籀於篆於隸於分於真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之善篆隸分真行草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書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軻古之善為人者也為今之士而欲善為人夫安得而不以之為師乎是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軻學之古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

況今之士乎商書有云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今之為士者誠能奮然自勉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於古而嗇於今也則古人非吾之所可及也今人猶古人耳未嘗有豐嗇也古之為聖人賢人而今吾為衆人豈不可恥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之工之師揮師倕師公孫氏師公輸子賈之師白圭猗頓陶朱農之師神農后稷則生乎今之世有不屑乎古之聖賢者鮮矣於戲非有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同郡宋君仲珩

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羣聖人之書而仲珩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事親有餘力則誦而習之於是扁其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珩之嚴君太史先生以高文夙德為當世宗師仲珩家庭之間父子自為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而仲珩不自足也必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士乎其克充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字書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鼓不成行不禽

二毛虜縉之車戰王安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為師古也而或亡或敗或至於厲民是故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尚慎旃哉斯言也敢請質諸太史先生苟以為可則因以為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範氏凡一言一行皆師古之人而性嗜篆隷真行諸書非古不為也於是名其居曰景古而徵記於余余辱交元範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

乃告之曰世人知景慕乎古矣而可不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裳陶虞三代之圭璧鼎卣孔子之劍履顏子之簞瓢此天下至古之物也而已不復存藉令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罘之遺碣泰山鄒嶧之斷碑凡秦漢以上遺物故器鳥迹蟲書仙宮鬼塚詭異幽怪難識可駭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閒存者雖可以悅目適意然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鬻熊太公老聃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

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史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狷士憤世嫉俗作為辯論多者數十百卷少者為言亦數萬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世植教廸民彝而成治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貴而景慕不暇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書商周魯十三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謨洙泗之所陳濂洛關閩諸子之所申遠徵近取著之於

心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幼序而親疎秩措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而可貴可景慕者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末也吾心之中有物混融離之為五常揭之為三綱明如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廣厚而周通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為古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貴此者也吾景慕聖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吾可幾而及之矣豈非善景古者哉何必上

探太始而希跡鴻濛也耶

堅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樂恬靜工文翰而慎交遊潔庵孔子升先生之内姪世家王輿邑著姓也嘗即居第之西闢齋以為藏脩之所負鳳岡揖龜嶼遠則層巒聯絡乎左右近則喬木參錯乎後先問名於先生先生名之曰堅白齋未及為作記而先生逝矣至是介先生仲子怡伯謁余而請焉嗟夫先生豈不欲伯原以公孫龍之

幻為戒而以仲尼之言自勉乎其望之也至矣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恒多及其既磨涅也堅白不足者恒多今夫瓴也甓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堅玉焉爾矣今夫雪也羽也絲也非不皦乎其白涅之則緇矣不以涅而緇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焉爾矣莫堅於玉而亦莫白於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可以言白玉也

者足於堅白者也鎚石以擊之不毀也淤泥以漬之不染也雖百磨百涅又豈憂磷與緇哉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所謂事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煖狗馬所謂物也善惑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涅然而君子惟患志之不足而事之無常不患也惟患德之不純而物之善惑不患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懼蒙大難而不怵變故交乎前而不亂窮達更乎身而不易誘之以不貲之利而不詭随刼之以鈇鉞之威而

不回屈無他焉志定而已矣目視采色而不眩耳聽聲音而不瑩口食肥甘而不爽身處佚樂而不溺馳騁田獵而不荒從車百乘而不驕無他焉德純而已矣嗟夫志之定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應乎事而事不能累交于物而物不能引不猶玉之不磷不緇乎然則學者不持其志不經其德可乎何以經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欲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玉不足為吾堅亦不足為吾白矣吾也接物而本

心不失臨事而大節不喪焉往而不若古之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詎不以此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書而歸之所以記也

巽齋記

巽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藏脩之室也其扁江浙江省左丞番易周公伯温之所書也子亮居闕兄弟中第五於巽之次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巽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名巽也而徵余言其義以為記

夫巽之義聖人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子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巽之所以為巽則猶有當推言者焉嘗聞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然則於斯閒居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家法乎大凡卦有象有辭有變有占而隨風則巽之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彖辭也君子以申命行事則巽大象之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也子亮辭典教之職退而

家食藏脩游息於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察之必至
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
而已言乎其變則巽自遯來遯而為巽四乃得位得位
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
陽之間而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子亮神
明之冑學術之優年高而德劭望尊而譽隆豈果於遯
世而不動者哉一旦國家旁求耆老脩漢家聘申公故
事束帛加璧賁于丘園安車蒲輪御以上道進居近列

衣被清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在子亮矣而況莫吾用而未始不動莫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斯容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為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為伏或為隱竊懼昧者疑子亮之退處斯齋有類乎以潛伏隱藏為巽者是以為之記

松石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況接於目而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肥人隱居黄陂湖鳯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挺者直者檦者若緫干若蛟龍騰若幡幢列則松也俯而見夫嶄然鋭者樀者突者若置棊若虎豹蹲若圭璧植則石也心甚異之事親之暇讀書之間視若大賔狎若密友未嘗一日不接焉去年春朝廷

聞其名召至闕下說書東宫擢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宣德意布教條給賦税平獄訟孜孜若不及退處便坐仰焉而松俯焉而石莫之見也懐思焉悵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於戲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也豈留意於物哉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不曰不磷乎後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用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補天

使君不有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情不能忘若是耶異之故知之知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暇也然則挺貞堅之節周當世之用將不在松石而在君矣此固搢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之為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獨不知以靜而為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靜之

時而後學也則通國之人終日能處深山窮谷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却掃者無幾也終日能不與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不能不有為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為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為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為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靜則朝不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靜則暮不暇學矣豈惟自朝至暮無靜處之時自旬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寧復有靜處之時然則將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

廢乎尚何成學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爲爲學之地而其要則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奕者然方奕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谷不杜門却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山窮谷雖杜門却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焉往不可與共學而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焉往可與共學而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以境

彭君仲輝平陽之雅士也隱居田里絕意名利言動以禮自律朝夕篤志詩書間則從縉紳先生考德問素嘗取孔明語扁其書室曰靜學齋因張子玉氏求余以為記故與之言於戲夫人處乎闤闠能專心於學且猶成也而況仲輝閑居山林無事物之奪而專心以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傑出乎其類者必仲輝也

幽齋記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絶地之幽莫加焉綠陰清晝萬籟俱寂纖塵不驚景之幽莫加焉宴坐終日耳目無營心念凝然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景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之趣遇幽靜之景處幽勝之地其爲樂蓋有不可名言者矣而非心解神釋者何足以知之楊君孝忠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游其山則有三峨龍門登瀛焉其川則有瀆江玉津大渡焉孝忠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鹿豕同羣喜其地與景

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樂也因扁其居曰幽齋兹涖官平陽與余邂逅以余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為記昔者君之樂乎幽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錢穀有徵發有期會有營繕有聽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地也景也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裕初未嘗不樂也間過其寓閴乎寥乎門無請謁人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内而隱然若山林之幽宜乎孝忠之樂易地皆然也道二出與

處而已矣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為吾者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性不以窮達而加損而況於趣乎然而未易能也而孝忠能不擇地而幽幽而適直賢乎矣古之成功名而享富貴者必終始一節惟其所遇而安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孰得而涯涘哉

洗心亭記

東陽蔡伯圭氏通判撫州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池

上退食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煩内省而滌慮因名之曰洗心而以書來告願有以記之於戲伯圭夫豈有取於坎然一句之水乎殆其志存乎聖賢之學因借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者以發之也余雖淺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為少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事至而無不接接之而無不得其情天下之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變觸而無不應應之而無不得其當今世之士左一人呼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

不亂者鮮矣前一人挽之後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以一心之微應接天下之事變常恢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主靜而巳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者靜亦靜而動亦靜也是以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而未嘗有為此之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聖人之心湛乎其猶澄江魚龍居焉鰕蛤生焉鳧鷗浴焉蟯蚘投焉牛馬飲焉神妖怪物藏焉荒查醜石容焉千漚萬泡起滅焉揺焉溷焉莫能

汩焉而映徹萬象纖毫見也姸媸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墮芥可指取也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仁者靜淵哉仁乎其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乎焉有靜而不退藏於密乎聖賢之學無先於此矣然則其洗心也豈真有以澡雪之而其退藏也亦豈兀然伏其身頹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揚雄者顧以為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賔之紛華轇轕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其習之無素

卒然與事變相遇義利不辯取舍不明幾何其無錯謬
而顛冥也而是心難乎免於梏亡矣獨不見未嘗更事
之子弟一旦出而任其家豪奴悍婢皆與之伉盜賊又
乘間而入據其室朝夕擾擾且不暇尚何暇雍容應接
賓客哉故夫養心猶將兵也善將兵者素蓄方略治三
軍之衆麾八面之敵而其身嘗逸善養心者去情却欲
羣於萬有之中立於萬物之表而其心嘗靜又焉事夫
兀然頹然如木偶人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

徵也伯圭黄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實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夙既有聞今出而仕又適在陸文安公鄉郡文安雖不可作然而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詎不有其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殆有以啟予者乎而余言烏足徵哉

梅初亭記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嘉花美卉種種並

植而公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其亭公之言曰吾嘗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徵諸四時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諸天地矣浮而在上者為天凝而在下者為地天地莫不有初也合之為宇宙宇宙各有初也散之為萬物萬物各有初也然而未易窺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霜凝沍萬木枯槁兩間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然而有華盎然而獨春

傲極陰於方隆回微陽於最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梅也豈曰翫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爲梅初也豈曰其秀爲其實之初乎盖以其芳於一陽來復之初爲衆芳敷榮之始猶正爲歲之初也猶朔爲月之初也猶辰爲日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尚德之心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一硯之微長不滿尺厚不盈寸而華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號烏可謂過也哉盖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

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寶愛尊貴之至於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戲公精微之藴見於其書而施及於今者豈直硯之比乎則夫以寶硯者寶其書夙夜勉焉是請是習是蹈以睎夫公之賢烏乎可已耶如是則華仲誠哉尚德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思所勉也夫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皆克守其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則其藏脩之所也可立司征平陽謁余而請記余雖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源去奉新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犀牛諸山而下馬村應城祠接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壇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居大源自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居第則其所創數百年之喬木鬰

乎陰森而覺𣗳隱見於蒼翠之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為舊族也前有旌表亭有仙人劉道真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子孫不絶書至今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藉令有之其子孫亦有以儒世其業若余氏者乎余氏歷宋元以至于今上下四百年矣而世澤沛乎其未艾也何彼之泯没無聞者衆而余氏之

世彌久而益振豈扶輿清淑之氣獨鍾於一家是不亦可深長思乎盖衣冠之引翼由忠厚之積累忠厚之積累由禮法之承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積書以遺後人而學士能講習之故其門户益大學士積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故其門户不墜夫書非積之難而讀之難非讀之難而含其英咀其華得諸心為實德行諸躬為實行兹惟難哉今可立之書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插架而充棟也凡子若弟誠克真

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胥為善士之歸大源之有余氏余氏之在大源豈不相為悠久也哉余輙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前人自力者為記若夫山水林壑之美詠奇勝絶之觀當有妙於文辭者為可立賦之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

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户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間暇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為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幸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名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説為立京學命為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為國子學拜博士未幾學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宫且垂十年自稽古禮

文之事至於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預議先生
感奮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為學校脩廢舉墜更
䂓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上者至
矣然亦不勝夫人之媢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
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而咲而
媒孽先生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
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位夷獠人
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

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為何如蓋君子求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無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絶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復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覧斯圖者得以考

焉

蘇平仲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十九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王翰

蘇平仲文集卷九

明　蘇伯衡　撰

記

定軒記

劉君公翼以浙江按察知事入奏留京師縉紳與之遊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劉君故儒生也雖躋膴仕而雅不忘舊學故有齋居之所曰定軒願乞言於子以記之余聞之愧且謝焉鄙人於聖賢之學未之有得劉君

之所以名軒者烏足以知之將以言其猶也又未嘗及君之門瞻望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竊嘗觀之矣二儀高厚而無窮七政循環而無端四時變化而不測而莫不有定運焉人之為人手足耳目口鼻之為體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虫魚之為物而莫不有定形焉五方之異音九州之異俗智愚賢不肖强弱勇怯之異質而莫不有定理焉内而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而莫不有定職焉予奪廢置誅賞黜陟有定法焉尊卑上下之扵輿馬宫室器用服食有定制焉朝覲會同冠婚喪祭飲射蒐田有定禮焉四民有定業焉百工之作什器有定式焉凡窮達有定分焉道合則合道離則離有定守焉惟其運之定也是以章部會元分至啟閉盈虧薄食退留伏逆可得而推惟其形之定也是以峙者流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倮者可得而名惟其理之定也是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

友之信放諸四海而準惟其職之定也是以治衆若治寡而庶事不勞而集法一定而不可私也故尊為萬乘命一有德討一有罪而必付之所司制一定而不可踰也故雖有過人之材出羣之力髙世之智擬乎封君之富而亦無敢越厥志禮一定而不可紊也故四海猶一家而千萬人猶一身惟其有定業也是以無職事者出夫布惟其有定式也是以輪人輿人弓人廬人車人梓人之攻木築氏冶氏梟氏㮚氏段氏桃氏之攻金函人

鮑人韗人韋人裘人之攻皮鍾氏筐人㡆氏之設色玊人楖人雕人之括摩陶人瓬人之摶埴其為師者不煩而其為弟子者有成分定也是以用則行而舍則藏得不喜而失不戚守定也是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誘之以利刼之以勢定運也定形也定理也此天地之所以宰萬物也定職也定法也定制也定禮也此人主之所以宰天下也定業也定式也此衆人之所以擇而處之也定分也定守也此君子之所以自强也而皆為學之當

務也念吾之生也幸而為人早夜孜孜勉勉求踐吾形盡吾性安吾分毋易吾所守不吾用也則業吾業終焉如其用吾則垂紳端笏人主之前立不易之法建經久之制損益一代之禮翊扶天地之運以舉吾職庶幾善學者哉雖然操舟以入海必定之以指南夫然後克有所底止而況學者如之何其可無定志也故傳有之曰知止而后有定劉君倘不以余言為老生之常談則請以為記

清風幙記

金華府經歷廳事之後舊有軒焉廣平馬君為經歷之又明年始葺而新之以為宴休之所地不改闢而勝戶不易鄉而敞城之北夫容諸峯不障于睥睨者一舉目可見環以喬木左右映帶鳥聲遠邇野興横生君時從僚友集處其間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坐乎軒中者如坐大山長林之下未有不灑然者也太守鍾君曰是宜名清風幙既而告余請為文以記之余觀鼓万物以然

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乎風而吾祖文忠公以為風也者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夫如是故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嗟乎豈惟風為然善為政者莫不然聖王之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生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蓋得風之道也而君子法之曹參用蓋公之言以治齊而齊大治者其不出於此乎金華雖劇郡然其山水清遠其習俗淳厚其君子貴德而賤

利其小人尊吏而畏法凡為郡者率以風流文雅談笑觴詠為事方國初用兵東南常倚金華以為重大將相繼於此治軍實以平勾吳定於越取七閩自是郡守以下勞於營職窮日夜不休茲軒直尋丈耳葺之猶不暇尚何暇能雍容自適如故事哉豈其材皆不足歟慮民之難擾懼事之難集不臨之以聲威則馭之以智巧皆務出奇而莫知行其所無事也而欲庶幾昔人之雍容宜其不可得哉惟二君之材賢既足以相濟而又能叶

其志順其俗乘其時而施其政一切除去苛澆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以故不勞而治然後因其餘閑葺其庭宇而與僚友退食之暇講求政理焉商確古今焉委蛇以自適焉郡之人聞其愉愉以適於斯也咸樂然相告曰自軍興郡無此風且二十年矣何幸於今復見之斯世其小康乎俟其遂與我休息乎我等其將優游以卒歲乎此與聞其鐘鼓見其田獵而欣欣者奚以異蓋君子之風善為政之傚也向使政未平訟未理田里未安雖

有燕閑之地誰與適此而亦安能獨適哉故一軒之葺於二君之政雖不足以為損益而其為郡不煩綽有餘力則可概見也已矣余喜二君之政成嘉斯民樂與之同樂而又恐有力者將奪二君以去也故述其大節如此庶來者登其軒聞其風慨乎想見其人以其所以治郡者治郡則民之於二君雖至久遠而猶蒙其庥也而斯軒者亦將托以不朽乎

聽松樓記

嶺門在平陽縣治之南一里其地介乎東山九鳳兩山之間林氏世居焉即其居之左作樓以奉其親則余友敬伯也余嘗與客過之入坐樓中俄有聲若潮汐至而波濤驚也若雨雹交作而人馬並馳也若莞磬絃匏之雜奏而合止以柷敔也徐而察之則環樓皆古松柯葉彌布若車蓋蒼然際天望之有太古之色風颯然南來觸之動之撓之而紛披而凌亂而參錯而為此聲也客顧謂余曰美哉渢渢乎疏瀹世之汙濁以快一時之懷

有不在玆乎而孰稾籥是而孰吹噓是其出於風也乎哉其出於松也乎哉謂其出於風耶風行乎蒼莽之間方其未與松遇也曷嘗有聲哉謂其出於松耶松立乎巖壑之際方其未遇風也曷嘗有聲哉由是言之謂聲出於風不可也謂聲出於松亦不可也謂出於風於松皆不可則果安出耶余曰子未之知耶物之無形者非風而何物之有形者非松而何凡物之在兩間有形者實無形者虛虛者實者相值也相搏也相磨也相激也

而聲於是焉生故槖無聲鼓之而有聲管無聲吹之而有聲惟風與松亦然是故風非松其聲無所托松非風其聲無所發聲出於所托故其清濁無常聲出於所發故其作止有時然則謂之出於風可也謂之出於松亦可也人籟乎地籟乎天籟乎敬伯父子朝夕披襟而坐隱几而聽其審之矣予其質之固不必起南郭子綦也敬伯父子其豈非莊周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然自有此松即有此聲函胡清越洋洋盈耳聽之而不聞

過之而不顧曰不知幾千百人而其聲自鳴自息於天地之間不知幾百載矣何獨敬伯父子聞焉顧焉樓焉而聽焉窮聲之狀足耳之欲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焉敬伯作而曰先生之言至矣吾親嘗名吾樓曰聽松請書以為記

聽泉樓記

永康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方巖峰巒峭拔林壑幽邃泉流其間而峽束之而崖瀉之而竇泄之而窪內之而石

扼之而木梗之而聲出焉或大或細乍疾乍徐既清且
圜發天然之律呂寄遺音於澹泊非清廟朱絲之所及
也胡君濟源過而聞之恍然不知泉之聲而疑有若作
樂山谷中者曰異哉此孔子聞之於齊而三月不知肉
味者也何為而在此哉徐而察之則巖壑中皆流泉迴
轉激觸而為此也倚杖臨聽戀戀不能去乃即泉之涯
搆樓曰聽泉起居飲食常在乎是霜晨月夕凝然端坐
窮泉之聲足耳之欲而自適焉或者以為陳六代之器

絃匏三百五篇雅音之渢渢豈特泉之比乎聽者且猶坐睡焉而況山中之泉垠然有聲烏足以悅耳而濟源聞而悅之至於作樓以聽之雖其嗜好與人殊也抑豈非僻乎濟源以告予予復於濟源曰詎不聞乎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此韶之大全也故曰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而凡有聲者皆吾莞磬匏絃也獨泉乎哉然世之人方汨沒於淫哇而聽者誰歟縱有此聲無此耳吾先祖所

以興歎於水樂也今濟源獨寤寐咸韶於數千百年之上追伶倫后夔友其人於冥漠一旦聞泉聲入而心融可謂審於音矣是其中必有所得也不然泉鳴幽壑響應空山過而弗顧聽而弗聞人日以數百千而泉也自唱自和於寂寞之濵不知其幾千萬年夫何獨濟源顧焉聽焉而不厭焉其得乎天為何如也然則濟源延州來季子之徒歟東郭子綦之徒歟雖然方濟源聽之而有得也濟源口且不能自言而況夫人乎則濟源之所

以聽泉者將誰知之何怪夫人以為僻也彼雖吾僻又何病焉適吾適而已矣適吾適也吾不知老之將至矣又何病焉濟源笑曰有是哉乃歌曰今夕何夕得聞簫韶起而視之空山寥寥草樹不驚明月中霄有聞無聲流泉漉漉后夔已矣師曠莫裕聊樂我心於焉逍遥

皆山樓記

武義西南行四十里至俞源俞源隸括之麗水在其治之東百有九十里介於羣山之中其地方廣數十里山

聯絡無間斷其溪折行山罅間不見首尾皆自高趨下初於山隙處遥望見謂是瀑布其田皆墾闢山阯為之㽝石以為畔岸高高下下秩若階級其路皆側逕緣崖懸磴臨流如曳練隱見木末其民居多負山而因山以為垣墉散處凡數百家族大而望於鄉者曰俞氏其居第之址於衆中夷以衍然其四面之山若望雲雪峰九隴之屬亦高出屋危而俯窺几席也余嘗出其途山之雄尊深秀婉麗端重傑特峭拔不知可方終南王屋五

臺峨嵋三峽赤城雲門五老羅浮與否觀其高薄霄漢
者潤含雨露者蛟龍翔者狻猊蹲者旗幟舒者屏障矗
者劍槊攢者芒角露者騰欲上者俯似窺者環若衛者
拱而揖者馳而赴者輳而集者離而分者屬而合者將
仆壓者欲攫噬者立者偃者仰者攧者窪者突者顛者
顚者使人神駭目眩不暇應接亦奇矣哉而往來之人
弗之奇也况於土著者乎少則矜之多則厭之頻見則
輕之倐遇則貴之此人之常情也俞氏之彦原善生長

乎其間朝暮起居食飲接於目者無非山也意其輕且厭之矣顧乃若未嘗見山者至於作樓以臨以觀是何其情與常人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君子之於樂貴乎自得使其中無得極天下之尤物方其快意無物與易忽焉情遷未有不厭者也使其中有得極天下之微物以適吾適無所不可雖至没齒又何厭之有哉原善之於山也其得諸心者歟不然何以能不輕且厭耶且夫朝陽夕陰春雨秋露風雪氷霜烟霏雲霞變化不同

而巖姿壑態亦不同雖窮天地不能盡其妙也又豈一覽而能發其秘哉然則原善亦將泝乎有物之初而求於一氣之始以徐觀夫千古之變也如此此則畜與常情殊矣原善與其季原遂原吉原禮皆高尚其志無慕乎外欲知其人尚於其所樂觀之

三然樓記

人之生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氣曰耳目吾以之為用者也曰心志吾以之為主者也曰神氣吾以之為幹者也

為吾用者隘則陋故欲廣吾視聽為吾主者欝則昏故欲適吾意趣為吾幹者勞則耗故欲安吾精爽豁然則視聽廣矣悠然則意趣適矣恬然則精爽安矣視聽廣然後用行意趣適然後主尊精爽安然後幹强故豁然所以養耳目也故悠然所以養心志也故恬然所以養神氣也養生者安得不兼務之有以養耳目無以養心志是養其外而不養其内非善養生者也有以養心志無以養神氣是養其性而不養其形非善養生者也耳

目而耳目養焉心志而心志養焉神氣而神氣養焉則可謂善養生者矣此張氏三然樓之所以作歟張氏世家平陽登瀛里作樓里之小屏山下則思中也樓爲屋三間中間北鄉名豁然東西間皆南鄉西名悠然東名怡然於是人號曰三然樓思中嘗與余登焉坐乎其中一望數十百里高者下者洪者纖者峙者流者動者植者皆几格間物也而吾耳目得所養焉入乎其西碧梧丹桂杉松櫧檜蔚薈成林掩映軒户清風不動爽氣自

臻林景陰翳疑出塵境得也失也休也戚也榮也辱也皆不足以累我也而吾心志得所養焉憩乎其東方床縣几可据可隱解衣岸幘或偃或仰書挿架而忘披琴掛壁而忘彈無思無為無將無迎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不知其闗鍵槖籥之在我之在天地也而吾神氣得所養焉乃始知思中命名之意非偶然也余與思中葢異方而同得矣嗟乎養吾外吾内吾性吾形以養吾生余每恨無以得之今不下階不終日而兼得之於斯

樓然則斯樓其道山乎其春臺乎其壽域乎美哉樓乎其為足以永居乎思中讀書自足於世寡求視富貴勢利歛然退避惟恐為所浼而斯遊斯息若將終身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世豈無朱甍碧瓦以為麗雕檻綺疏以為美姬姜以為眄管絃以為娛醴鮮以為奉彼視斯樓孰不自以為雄也然蠱聰窒明而為用者喪焉快情極欲而為主者溺焉淪精奪䰟而為幹者伐焉余見其未有以養生且先戕其生矣又奚待較而後知其非雄

也思中眉以此易彼哉其賢於人也遠矣乎

冰壺軒記

始余識魏郡鍾侯於京師後四年侯移守金華獲再見焉辱不鄙而謂之曰我以冰壺名軒舊矣子其為我記之竊以為天地之有水猶其有道也道在天地間人能凝之則人與道一而道為人所有矣壺之於水也亦然凝則水與壺一不凝則水自水壺自壺焉能有水哉是故道凝之謂德水凝之謂冰令夫冰瑩然無瑕湛然不

滓皦然可鑒世之能薰灼人者其氣歊未有甚於夏之日之烈者也雖金石之堅剛無不流鑠惟氷於其間凝冷固自若也當暑而出一壺焉挹之者不知炎熱之切於肌膚而渴者以蘇躁者以靜甚矣有似乎君子之德也以時藏焉以時出焉藏之密焉用之周焉則陽不愆於冬陰不伏於夏風不凄於春雨不若於秋雷出不震霜雹不為菑癘疾不降而民不至夭札夫聖人之參贊燮理也固非徒氷之是待然周公作豳風必謹著之仲

尼修魯史無必書之又常不敢以為怨者蓋一藏一出亦有助於陰陽之和寒暑之平也凡此又有似乎君子之用焉是以有志之士不獨於氷比德而其致用之功亦所尚也今鍾侯以之名軒豈非有志之士乎兢兢乎懼道之在我者不能凝也而孜孜乎其務學也休休乎其寡慾也定其心而不使動於貧賤富貴也持其志而不使撓於毀譽榮辱也臨之以利害禍福而其守不易也眩之以是非曲直而其聽不惑也則侯之體氷以神

明其德可謂能矣昔者侯佐縈昌尹析門知下邳皆當百戰之餘念其民厭苦憔悴有甚於焚惔也宣上之恩德以涵煦之簡徭役以休息之平政令以生養之於是創殘窮敝之屬莫不洒然如當暑之挹氷而安於田畝閭里以樂生興事故侯之於民也猶氷之於夏日也豈惟二縣一州之人夫人其誰不愛戴之而所至遂以循良著稱侯之致用如此於侯之抱負百未施一焉其與出萬壑之氷以一壺固無以異也而其惠利之於人亦

豈小補哉然以余觀之侯豈久外者朝廷且將疇其民庸如漢之黄霸徵入大用之則夫所謂盡君子之用者詎不於侯見之乎余知侯之志有在而亦以此望侯也故不辭而為之記

湘南清趣軒記

譚君濟翁潭州湘潭人也令以温州衛中左所鎮撫戍平陽治書室於廳事東南隅扁曰湘南清趣而屬余以記余謂君曰荆州之域山川之勝甲於南方而湖湘之

間山益礲�水益深緩登臨指顧之間清邃奇麗之觀
無不稱遊觀者焉足以寄高懐而發逸思是固然矣今
君撫軍平陽相望半萬里不啻道路如彼其脩阻也山
川如彼其邈悠也則所以成君之趣者曷從而得之其
誰復信之以斯名也揭斯軒也不已誕乎余方疑焉顧
使記之將何以為記君曰子知軒之名而未知吾所以
名吾軒也自吾去故鄉而居金華而居平陽爾來三十
餘年矣上世之邱壟先人之弊廬曷嘗一日不往來於

心維桑與梓嘗接于目自公而退假寐軒中則徜徉蒼梧之野陟降祝融之峰仰九疑之聯綿俯九江之浩渺聆洞庭之九奏楚女舞以傳芭湘靈出而鼓瑟倚斑竹想二妃歌橘頌企三閭采澧之蘭沅之芷而延竚夫重華悠然玄契驩若平生雖處乎一軒之中而浩乎有湘南之趣形神泯焉志意適焉飄飄焉栩栩焉休休焉及乎覺也吾身未嘗往而吾居未嘗易也蓋吾之趣無遠無近無彼無此無今無昔混而一矣為是揭斯軒以斯

名又孰得以為誕哉余因悟曰我求之迹故以湘南視湘南君會之心故以非湘南視湘南非湘南而視同湘南此之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其趣固天趣也大凡趣得乎己者已知之人莫之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雖己亦莫之知也然則君之趣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於是相視大笑記其說壁間俾同余疑者祛焉

臨清軒記

魏晉以來書之妙絕可喜者亦衆矣而論者必曰右軍

曰大令是則古今以書名世者豈復有加於王氏父子乎其父子之書當時尊之後世讓焉豈一朝夕之力哉右軍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其所至皆有墨池則其平居勤勤於書可見矣故曾南豐記其臨川墨池以為右軍之書晚乃善則其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於戲書雖一藝臨學之家固可以不力哉此仲聞之所以日孳孳也㽞仲聞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元達之仲子也侍講至正間為宫僚以善書極為儲君所

敬禮儲君聞其退朝日必臨真書千字草書倍之以為常多其能勤也作臨池二大字旌之侍講乃為臨池軒以侈寵賜禮部員外郎程以文實記之則侍講之書獨步當時豈偶然者仲聞幼傳家學邇來字畫亹亹逼侍講矣僑於平陽鳳山之下治軒以遊息取名賢墨跡石刻朝夕心慕而手追焉因扁曰臨清軒間來告曰吾之書固不敢望先人若先人之專志則嘗見之矣先人猶勤而況於吾小子乎今吾臨流而學之不輟使水之清

者變而為墨則吾書庶可不失先人法度此名軒之意也顧先生為我記之諺不云乎有志者事竟成桑維翰累試累黜主司惡其姓故也或勸之更姓維翰指鐵硯曰硯穿則吾改吾姓後迄登第致位宰相豈不以志哉維翰大節無足取乃若其志則可尚矣觀仲聞之言不亦有志之士歟摻之而不舍益以精力自致吾見仲聞之書雖古人可無愧也豈惟足以媲美侍講人其有不以稱王氏父子者稱仲聞父子乎臨清軒不獨並臨池

軒以稱且將與墨池並存矣雖然陳氏故宰相家忠義莫加焉其在元也百年之門户嘗鼎盛矣而侍講尤以文學名節重于天下吾之望於仲聞固不止乎書而仲聞宜勉焉

蘭芳軒記

繆君維周武毅公之嫡也嘗以勲臣子入侍東宮幼軍隷湘王蜀王殿下者悉統之而教以坐作擊刺之法燕王還北平居又被旨扈送之上察其材而謹慎會武毅

公上休致之請即命襲職而嗣戍平陽君以英妙之年膺五品之秩為國家守封疆於海隅既貴顯矣而能刮去紈綺之習退食自公恬處一室覽觀書史臨寫法書閒則授雅琴鼓一再行綽有儒生之風室中列蘭數本綠葉素莖菁菁焉楚楚焉悦可人意微風不動香韻自溢如在深山幽谷間因名其室曰蘭芳軒而屬其鎮撫譚濟翁求余記之余惟蘭香草也固天地之所生必培殖之灌溉之然後花葉盈茂而芳烈益遠惟人亦然聰

明智慧非不與生俱生也加之以問學充之以見聞重之以進修則其材成而實就而出乎其類焉古之君子余未暇論也今在位名公九重之所倚毗四海之所具瞻孰有過於曹國李公者乎人徒見其材德之碩大勳業之隆赫而不知其所以臻此者由孳孳於學也竊窺曹國鎮浙江時內撫新附之民外禦乘閒之敵小大庶務之畢親可謂煩且勞矣然而少暇輒與縉紳士講論修齊平治之道至於文翰亦未嘗不留意焉向使其不

從事乎學自足以成功名享富貴要不過為功名富貴之人其德業又安能若今日之盛揆之古之賢將相而有餘也學之於人大矣今君之好學如此豈非漸被曹國之流風而興起者乎於時戍平陽固皆一時之選而君與濟翁獨得士譽蓋以其皆嘗逮事曹國得於觀感者深矣君出而在公則宣力効忠入處家庭則遊心藝事植叢蘭於左右挹芬芳於朝夕觀其好尚可以知其人矣他日名位事業詎可涯涘矣哉余因記斯軒而推

及之以見方今將帥賢而好學者未嘗無其人而其來為有自

遂初堂記

鄭君宜中夙奉親命遊學燕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常貟出從事宣慰使者府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道遂擢華亭縣尉而君温人也世家平陽之鏡江里其地鉅海前横青華後擁遠若九鳳新羅夾嶼近若金字諸峰層見間出於其左右一方之勝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

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自華亭來歸絕口不言仕進廷授錢塘縣簿逕吏在門而不為起兵興之後幙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雅知君不可屈亦不敢煩以職經畧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迄不赴乃作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復據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過其里來請曰吾之堂未有為之記者願托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孰不為聲利而馳天下攘攘孰不為聲利而往乃有抗思埃

壒之表寄跡山海之間甘與鷗鷺同羣漁樵分席攬烟雲之變化睇潮汐之往來以究觀盛衰消長之理不居其榮無患乎其辱不必於得無憂乎其失若君者乎推此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爲隣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失德海内横潰室廬燬于寇攘貨賂匱於供億脅力疲於轉輸朝虞而夕戒愁居而懾處蓋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也大明削平僭竊混一寓縣施恩布惠涵煦乎羣生使之安養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

鳥獸草木熙然同春而君始獲優游於此共為太平之人而無毫髮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哉名堂之意豈曰退休之志遂夙昔之願償亦曰昭上賜寓慶幸也昔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還其廬徒御散矣賔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間未有不梏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嘗八九樂於歸而無留禄者十無二三焉君壯

盛時宦業方興名譽日起非迫於著令非怵於清議慨然遺簪紱之榮而從泉石之樂其賢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嘆記之以彰君之清標雅致以愧懷禄顧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

南野堂記

平陽張君子玉家于坡南直九鳳山之下去縣南可三里許其地按衍夷曠環四面之山若新羅鳳凰東山暘谷夾嶼皆効奇獻秀几席闠帯之以清池蔭之以嘉樹

不出户庭而幽思集雖邇大道而囂聲遁佳花異卉之並植水禽林鳥之相呼迸歌野唱之酬應雨笠烟簑之出沒足以悦耳目而愜意趣而又衣有麻枲食有黍稻畦有菜茹林有橘柚渚有鱣鯉柵有鷄豚子玉居而安焉安而樂焉以為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亦素位而行之一道也今我僻居城南所與者郊坰墟里之人所談者耕稼樹藝之事則吾與淵明固非其倫而守拙田園庶幾似之以其詩語名吾堂曰南野夫豈不宜既而以告

徵為記余觀在昔君子獨樂山林與世世相忘必天下承平而後遂故曰世無巢許不足以彰唐虞之盛淵明之開荒南野種秫東皋雖樂夫天命然當晉宋之際亦豈能無槩於中今子玉得托於田夫野老曰婆娑坡南以適其適蓋由遭逢聖時也向使夷夏未一寇盜未殄甲兵未戢田里未安則里有桴鼓之警門有追呼之及子玉縱不與齊民奔命能無憂思慷慨乎坡南雖勝亦安能獨樂哉然則子玉不惟若淵明有三徑之松菊與桑

麻有近局之壺觴與雞黍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尚
論其時運之逢心志之慊殆且過之抑何幸也耶雖然
居之勝如坡南無地無之自混一以來何地不可居而
世之士率不甘浮湛閭巷中慕當世之爵稱求自異於
稠衆不量力而冒進不旋踵而傾覆者皆是也子玉爵
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懷其材而不售晦迹而不
求聞雖傫然布衣而超乎寵辱利害之外較其所取孰
得孰失固無竢於辯矣觀子玉之自處如此則彼有田

園之樂而不能一朝享者詎不以外慕奪之乎於是益知子玉之為賢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此而不書將烏乎書

西枝草堂記

平陽縣之前有大山焉隆然特立曰昆山中脊支而為九故人又曰九鳳其西一支降為平衍東向而西鶩迤邐至支巷峯巒歸然拔起若樹重屏據要會而獨擅其尊是為西山謝君復元之居在焉路重嶺門過南坡入

支巷南折而西行田間蹑踔塍畛上可數百步有小澗梁石過之又緣坡陀而入始至其處鳳凰新羅諸峰森秀前列左則清泉福地巾岩右則暘谷夾嶼勢皆輻輳拱衛如狻猊踞而圭璋植可指而數長松鉅竹掩暎蔽虧仰不見天日俯則聚落原疇相參錯河流如曳匹練隱見其間宛若繪畫山趾泉側出瀦為池綠色沈沈瑩徹使人不可唾餘波穿沙石灣磴瀏瀏有聲類琴筑無不稱觀遊者去城僅五里許而閴寥靓幽不類人間世

非親戚故舊來候終日無人跡復元故第在明倫坊左雖頗野逸猶以邇通衢過客彯時聞里巷語會燬于寇於是築室於茲以負西山而西山乃九鳳之支隴也因名其居曰西枝草堂余遊平陽而徵為記嘗聞秦州有西枝村亦以直太白山之西得名杜子美辟安史之亂至秦愛其地勝欲營草堂以居而卒不果然西枝村之名遂流聞到今西山山水林壑之勝可並西枝村與否雖不敢必然自有宇宙即有此山千載之上西山與西

枝村等耳西枝村以子美而聞自今西山有聞於世將不以復元歟復元至正末家再罹兵燹東西播遷無定止者數歲與子美何異子美沒身干戈之際復元際今海寓寧謐為太平之人視子美差幸而高年垂白之母在堂一子猶未成童居有室廬不窘寒暑而田歲入不足以給饘粥其艱難比子美殆甚焉異時總戎者以復元有智略奏為幙僚使屑就今已貴富不久輒以親老力辭去獨甘隱約勵清苦之操如此其為人也賢矣哉

地以人而重人以賢而重也尚矣西山之有復元猶西枝村之有子美也則西山焉有不聞者乎惟益堅晚節如壯年時無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草堂之所托遠矣

韞玉山房記

卞和抱璞玉再獻再不售而至於再刖楚王命玉工理為璧則秦王請以十五城與之易均是玉也或以刖而或以易連城人孰不曰方其為璞也未見其可寶故楚王弗之寶及其為璧也灼見其可寶故不惟楚王寶之

而秦王亦寶之余獨以為不然有希世之寶必自寶也然後人寶之已不之寶而望人以為寶難矣哉玉之産於荊山者天下之美玉也使卞和什襲而深藏齎萬金而與之市徼楚人將見天下之人卞和不知出此而皇皇焉汲汲焉謁而獻焉則與販夫何異夫販夫立乎五達之衢牽人之裾而强售其物何者其所鬻者不足觀也奈何以天下之美玉而自同於販夫之强售焉其輕之不既甚乎固有以來楚王之侮矣而至於刖其足蓋

無足怪者子貢問於孔子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告之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彼卞和惟不知待價也是以至於刖使其知待價也又孰得而刖之哉有美德者謂之賢有美材者謂之能人之有美德美材也猶其有美玉也不自貴而自貶以求用不自寶而自畀以求合未有不若卞和之取侮者也是以古之賢者能者懷其德抱其材從容畎畝皇皇汲汲舉非吾事有紹介然後交致敬盡禮然後出皆所

以自貴自尊也是以人不敢侮之亦不得而侮之伊尹之在殷非成湯三聘之勤則躬耕莘野終焉而已矣諸葛亮之在漢非昭烈三顧之勤則高臥南陽終焉而已矣其屑自貶自卑以與世市哉不獨二子古之君子蓋無不然新安呉君韞中越自蚤嵗讀書為文自足山林而不事衒鬻至於材美外見而不可掩名聲洋溢而不可抑朝廷起而寄以民社然後纓冠而出仕其涖平陽也政事有過人者而未嘗要譽余怪何其有古君子之

風及徵余記其所謂韞玉山房然後知君蓋善學古之君子者也雖然玉韞於石其光氣常見於外故山輝如白虹玉之所在也而況韞於山房乎君懷抱材德而試用於此也余知將有望氣者言乎尹旁達而屬天者必君之所在也且取之以為瑚璉以為圭璧薦之清廟登之玉府也已君固不得久淹下邑況得棲遲於山房哉蓋韞櫝而待價君子行已之方一世之寳為一世之用天之所不能閟藏人亦不能閟藏之也

愛竹山房記

始余抵永嘉訪王君如淵過普安坊西行數百武見岸水屋一區竹樹蒼翠光彩奪目顧謂同行者曰是必隱君子攸居同行者問何以知之余曰嘗聞君子之所居則山川為之明秀草木為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户之間猶珠生而岸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也是以偃息耗者不求於人而觀其山川草木屋室門户焉今歲云暮天地閉塞氷雪沍凝萬彙摧殘

而竹之在是家者蒼翠乃爾雖曰其受命也獨抑豈非隱德之休徵乎同行者曰此蔣先生之廬也余因介王君就見先生睹其儀形接其緒論休休焉盛德君子也出曰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穰君子之善慶足以沾漑一鄉也久矣況植物在其庭砌間乎顧瞻久之然後去他日王君語余曰今龍泉文學字德昭者先生子也方德昭未出仕時題其書舍曰愛竹山房事親之暇則學於斯蓋先生平居於世間一切物舉不好而獨

好竹林立其廬之前後左右者皆手自封植拊之如嬰兒待之如益友德昭以先生甚好之也護視尤謹謹焉此山房之所以名愛竹也顧為德昭記之余謂夫竹冬夏不變有貞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抱道之器也直其外卓行之表也實有似乎君子故君子好之非君子雖有竹不好也先生泊然無欲澹然無所好而惟竹是好豈不以物非人而有同於人者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善事親者也則德昭之於竹宜何

如其愛哉惟德眙之心豈愛親之愛雖一物之微不敢忽而因以及其大者乎亦欲推此以學其學而行其行乎引詩書之澤譪鄉邦之譽而為蔣氏賢孝子弟宜矣而豈多得哉吁善慶所鍾固無間於人物也然而物之生豈可與人之生同日而語乎今蔣氏之圃猶有若斯竹之美蔣氏之門宜其有若德眙之賢人孰無子而先生之子材獨克肖異乎人之子有由然矣因述為記欲知一家之善者尚有所觀覽焉

竹林書舍記

章貢二水合而東北流五百餘里至於廬陵又四十里支為文江以去其水紋縈迴類文字故名文江文江之東今温州府司獄王君子直故居在焉王氏世業儒其居文江十一世矣居旁多美竹蒼然以萬計子直嘗面竹構屋積書其中以誦以習而歐陽先生莘耘則其所從受經者也語子直曰是宜名竹林書舍會朝廷徵用明經之士郡長吏遂起子直詣京師時方重征商至者

例授斯職而子直得峽州後以最擢令官子直涖永嘉九年清彊之譽孚於上下廉介之德形於造次又不以仕之優而緩於學終日手不釋卷延致壽俊相與上下講論永嘉諸君子與之遊者見余未嘗不稱其賢且以其竹林書舍未有記屬為記之而子直亦屢以為請江右士風之盛推廬陵為冠其人無貴賤無不讀書而文江特盛十餘歲童子於論孟詩書易諸經傳註皆能暗誦余曩過其地而目擊之喟然歎其不可及於今乃恨

維時未獲接識子直不得一造所謂竹林書舍求觀平生未見書魯多君子則有足徵者矣請為子直賦淇澳之首章雖然吾祖文忠公有云世之能寒燠又具氣餒亦未有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者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言之四時之變化大矣而竹獨不顧於戲此竹之所以可貴歟夫竹一物之物耳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士乎如使居常不能勵其操臨變不能致其節得志不免於驕不得志不能不隕穫羣居而附

麗特立而周章是皆愧於竹者也必若子直然後無愧焉斯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抑聞廬陵先哲劉公棠宋咸淳已已進士以賈似道擅政國事日非棄官歸隱青塘極為丞相信國文公敬重信國之持江西憲節也禮於其廬大書水竹居扁其廬至今廬陵人士以為鄉邦之美道其門者低徊瞻仰不能去子直與劉公遭時不同出處固異介而有守則相似也鄉人士之過竹林精舍有不低徊瞻仰哉有不低徊瞻仰哉

棲雲軒記

上人本庵居千載巖之清脩寺一日過余請曰吾倦遊而歸故山嘗治小軒以自休名之曰棲雲而未有記敢謁之先生余戲之曰四大非有也五蘊皆空也而況於雲乎然則師將何棲且何以棲也無所棲而亦無可棲者又何有於記乎本庵曰視有以無則皆無視無以有則皆有以真實視假合則莫匪真實以假合視真實則莫匪假合是故謂幻為幻可也謂幻非幻可也無物不

然獨雲乎哉吾固無所棲而無所不棲無可棲而無不可棲者先生為吾記之亦可也雖然當有以相示遂辭去越翼日遣兩僕夫舁余入山余亦欣然弗拒也比至本庵延余入坐所謂棲雲軒具湯茗果蓏醅酒勞苦乃導余循山址升其巔而周覽焉日且入風自木末下寒氣襲人毛髮皆竪乃相與返憩軒中歴談山中故實出蹲鴟地爐中煨啖之室氣盡白以為夜鄉晨也啓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充斥布濩無非雲者烝烝乎其猶饋餾

也奕奕乎其猶帷箔也爛乎若鎔銀之出冶也皜乎若積雪之初霽也若張氍毹而遊溟漠也若玄黃未奠而清濁未判也四面岡巒竹樹皆不見第聞猿鶴嘯呼聲隱隱莽蒼間本庵曰幻乎非乎相顧大笑余於是歎曰一氣之屈申而雲其著者也可謂幻乎倏焉而合莫窺其始忽焉而散莫究其終可不謂幻乎且晝未始有也而暮夜之有也何來暮夜未始無也而旦晝之無也何往不謂之幻可乎則與夫功名富貴倏盛而倏衰而卒

歸於共盡何以異乎而世之人莫不羨榮而慕華喜得
而悲失而勤一世以汲汲營營垂死而不知止也豈不
足慨乎余乃今然後知方外之士去喧就寂衣麤食淡
於凡世人之所慕羨者一切無所求雖其形骸亦外焉
未為無所見也然則本庵之名軒厥意深矣雖欲無記
得乎軒在寺之法堂之後寺在巖之麓而麓支于長山
南瞰大溪西隣紫巖東扼三洞又東為龍回其北則靈
巖也左右有澗會於其前三洞餘波墮入澗中水與亂

石鬬鏗鏜宛轉殆非世間金石聲莎草叢生倒被水面始見謂是翠羽氄毛蒼然絶可愛旁多松杉櫧檜其高攙天其大蔽午其蔭黮然其間禽鳥嚶鳴與澗聲相和蓋寺據山之奥而軒又盡有寺之勝焉相傳為劉孝標讀書故處其所著栖山詩寺之僧類能誦之云

耆山庵記

貴溪上清溪之陰有山曰南山南山之背西一小峰隆然孤起曰耆山考其地脉則由藐孤而來忽伏如踞倏

起如鶩靡迤不絕亘十餘里乃奠為鹿湖琵琶諸峰而
兹山又支於琵琶溪水來自七閩若長虹蜿蜒走其下
即上清溪溪之北東為正一宮北為宜陽市北西為龍
虎福地又北西為二十四巖兹山對峙其南蓋由琵琶
俯視特其支阜由南山而仰視之但見其據乎要會而
獨擅其尊不知其為支阜也及至其處穹巒沓嶂交揖
互拱圭擁簪盍層出疊見人以其若祖父中坐而子姓
之屬咸戚冠服撰杖屨而列侍也故名之曰耆山南山

之有耆山猶泰山之有大人山云地勢聳絶長林古木鬱乎相望傍多沃壤可以樹藝至於天朗氣清望見隣郡之山若撫之雲林盱之麻姑森列可指無有碍障他處皆莫能及非搏扶搖而凌倒景者烏足以居之哉嗣四十三代天師張公顧而樂之爰以洪武已未八月即其地作草廬三間扁曰耆山庵因山以為名也而静得軒在焉鶴松蔭其前松之下有鹿車墩墩之右有芝園距真人府四里而近距先世墳塋二里而贏公謝遣謁

請逢迎之煩而日於斯逍遥或淵默以居或嘯咏以適或焚香讀易或絃琴臨池或勘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等書閒則低徊延覽以寄其千載之思焉使來求為之記伯衡惟龍虎之區越自漢天師闡道以來其人搜占形勝不遺餘力琳宫璇舘錯峙櫛比者山近在目睫間顧至于公而庵斯建蓋天地閟藏以有待也不然晦于千數百年之久而一旦以顯何哉公柄法祖庭道樞内握德符外形行峻而學廣靈仙飛化之變幻禁祝禳

祈之靈異儒經釋典靡不該貫諸子百家多所涉獵其緒餘見於文詞翰墨一時亦復鮮儷豈惟玄學之士之宗之也猶山之於恒岱水之於江海而已天子禮貌焉王公敬信焉縉紳歆慕焉郡縣仰望焉其春秋甚富而其譽望甚隆凡厥耆俊風斯下矣君子謂山以耆名莫詳始自何代其名實之孚則自公始焉地必以人而重也尚矣此天地之有此山必如公者然後畀之也歟雖然有道之士天地之正是乘六氣之辯是御與造物者

游於無窮倏往倏來無所囿而亦不能囿也是知公亦致夫憫世拯俗之意而聊彌節養素於此云爾豈膏肓泉石痼疾烟霞者可同日而語哉乃叙其名迹之粗而詩以系之詩曰

耆山斗拔蔚巃嵸下壓后土上摩空嶄然削出金夫容坐據要會擅獨雄羣峰四面翼且宗何分高卑與横縱勢如諸孫拱一翁巨靈奠茲自太濛視猶至寶帝所悰朝呵夕撝勞鬼工一旦軒豁露其蹤上帝有勅畀我公

我公得之樂融融芟除薦莽木石攻作室簡樸滕僅容不藻不繪不樹墉太宵黄文玉撿封衛以龍劔藏其中山兮儼若增而崇岩花磵草生春紅香霧飄洒氣鬱葱公斯宴處百神從抱一不二道自雍感德生色純粹沖叱為雷霆噓為虹曰雨即雨風即風手斡元化天無功疵癘不作年穀豐延康浩刼歷數通聖人撫世公際逢駢蕃寵錫來九重王侯卿相罔不恭令聞令望何卬顒星冠之徒暨掖縫趨風固宜若聚峰僉言廣成宅崆峒

千一百歲顔如童眷此奥區崆峒同大藥羅生夥於蓬
石有髓兮鹿有茸有泉盎若甘露濃服食濯漱虚以充
願公樂胥春復冬鶴算天地相始終為國薦釐萬福鴻
肖翹蟆動鈞被蒙史官作詩昭無窮我公何必非喬松
茲山何必非華嵩

蘇平仲文集卷九